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彙四

雍虞集

伯生

○亭求言

七言絕句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  
甕牖前頭畫不成  
未有樓臺供遠眺  
負瞻

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陀  
遠似羊群或似鷺  
憶踏春泥看柳色  
駝裘貂帽度冰河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  
野服初成拄杖行  
祇好白雲相伴住  
天台廬草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無奈今年春雨何水暖白鷗渾不去泥深  
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求予書之惡其淫  
鄙別爲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滿天風露桂花寒方平欲來共今夕微聞  
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間看奕棋松枯鶴老忘歸時山前酒熟不中喫自有  
金盤行五芝

閨闔睡鳩在河洲錦幄春溫吁可愁六合清凝海天碧木公  
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霧冠晨暉雪色鬢毛風外稀何事酒壚眠不去塵中  
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不肯學仙豈已翁東家木公合辟谷但汝

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憶昔吳興寫竹枝滿堂賓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相對  
茶烟颺鬢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江中遺佩相思久莫待  
明年春蕨長

夢蟾圖

炯炯孤蟾兩目寒莎羅臺上濯神丹冰容映月初無質故許  
空山石夢覺看

唐五王出游圖

華萼樓前御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似黃髮  
爲期樂未央

八駿圖

瑤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玉殿重來人世換蕭蕭  
首宿漢宮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蕭蕭徒御圖中見猶想  
君庖賜滿車

日莫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饒飢負嶠何待要馮婦弱婦  
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博萊積雪高海空天淨絕纖毫每看劍氣衝銀漢知是  
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栢圖

馮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想見樓頭黃鶴客千年

一度此山來

禽趙秉彝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罌致地黃昨日飲餘筋骨煖解持  
書卷近晨光

酌張用鼎

老馬尚書賓客盛淮南淮北誦君詩玉堂自是歸來晚不及  
觀君落筆時

題閔尹問道圖

身隱何為更註書區區閔尹強留車周公制作成殘缺嘆息  
何人問緒餘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蔽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執惱仍無夢坐到  
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  
雞犬無聲曉氣寒  
童子擬謀朝一食  
玉盃盛得露溥溥

一杯濃露滑如飴  
灌溉清涼可療飢  
畢力石田嗟已晚  
空山何處采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  
偶答樵歌莫却還  
人影自行殘照外  
雨雲先入翠微間

次韻荅魯子暈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  
幾年搖落鏡中髮  
高情誰與爲膏沐  
舒卷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晨曦  
紈扇高堂兩鬢絲  
想見東南賓客盛  
臨江醜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  
空巢聊寄一毛輕  
白雲千載悠悠外  
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罔開  
選掄更欲藉非才  
故人情厚慚衰朽  
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恠扁舟不早歸  
斜風細雨濕蓑衣  
天心月滿江心定  
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  
改向漁樵詫芟衣  
多謝相如遠相問  
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  
八極無塵水絕波  
形質不應猶有礙  
鼻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  
水晶簾影接空明  
蛟綃剪得霓裳就  
却擁

冰髯上太清

郭熙畫本

江南喬木已無多  
誰畫參天鉄石柯  
記得玉堂春書永  
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衆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也  
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  
千山觸熱訪衰殘  
唯慙薄德成虛辱  
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病消沉老病身  
石田茅屋度餘春  
故人遠訪間相對  
共看流泉日日新

合禮文章体道心  
事天成物致精深  
老來更覺交游少  
珍重高賢副所欽

游揚羅李生  
閩土千古斯文一  
綫微最憶相逢共  
紬繹開牀

東海眇烟霏

子去聲光日已高  
荒村那復重相遭  
畫屏甌牖閒歌枕  
春雨秋雲見羽毛

贈閒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  
每想飛鴻到水濱  
幾箇遮山松樹子  
憑君洒雨洗埃塵

無題

目闕珠宮夜不眠  
露華浩浩月娟娟  
不應又作人間夢  
窈窕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叔詩後

瞻望眉山草木春  
西還無計每傷神  
數家共客巴陵下  
只託詩書論古親

吾弟文章絕幻厖  
口餘詩句似西江  
十年夢斷遺書在  
風雨

梧桐自一窻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泠泠  
消得鶯群舞雪翎  
千載臨文嗟悼甚  
墨池春雨水泠泠  
消得鶯群舞雪翎  
千載臨文嗟悼甚  
病目看蘭亭

題黃敬申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  
坐嘯風生草木低  
傳寫餘威千載外  
空山藜藿尚萋萋

聞機杼

嘒亞機杼隔林幽  
夢覺江湖憶舊游  
滿地月明涼似水  
數聲柔櫓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  
編閱詩篇未識名  
解道折花猶帶露  
却愁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蕙  
高花冠玉擅中園  
小冠不厭雙蓬鬢  
賴有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筵出露叢  
素華高潔倚微風  
方田種得新秋玉  
萬斛濃香屬老翁

天官會弁若星流  
簪筆同朝八月秋  
一色尚方新切玉  
含香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  
衝寒先到寄高情  
過橋不是尋常客  
共聽空山裂帛聲

奉答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草堂新  
過客全稀甌有塵  
城闕鶯花二三月  
無因藜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菴  
荒陂獨往策羸驂  
何如城北蕭閒叟  
吟詠

高齋從適參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遙知吟詠羣賢老清酒  
千壺薦膳羞

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盡投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華星  
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夫死  
終天更不疑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露零郊原花柳揔蘇醒七言內外黃庭景歷歷  
東風舊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暎蓬萊宮闕啟千門晴虛無外來相覓塵影

俱消湛若存

蕉竹窓中舊席虛白雲不任意何如欲占正叔來消息正值  
包羲未畫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劍來時月上圓天下儘多憂樂事倘然  
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動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借有始皇金石刻李斯  
文字更嗟峨

崇仁邑士吳景永客授齊安寓定惠院書來報寺

之海棠東坡所為賦詩者今一百五十餘年枝葉

復盛住山明月溪增葺坡翁舊寓并錄所賦為寄

偶成三章答之并呈幹公克莊部使者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  
麈俗何妨揔化工  
賴得土人渾不愛  
故客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葉是鄉人  
人去花飛海復塵  
二百餘年還一見  
雨中月下爲誰春

昔登棧閣俯春濤  
紅葉青松翠壁高  
應有故人知我在  
鷓鴣春雨老江皋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柳  
島上紅雲二月花  
惟有舊時雙燕子  
經春仍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潤  
江外蹲鴟喜草涼  
高樓圍碁歸別墅  
東山莫是謝安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  
日暮黃花醉短籬  
每歎觀文修信史  
不違初志見新詩

寒陰潔白分嘉玉  
園果青黃貢上金  
安命素心如鐵石  
不知冰雪歲年深

臨川艾斐英茂才求書北游京師荒山久病筆墨盡廢偶有近詩二首寫寄

國史侍講祭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看之亦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鳥鳴不鳴山更幽  
少學多聞今始休  
當年空喫人間飯  
聊爲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  
昔人行處不相違  
白蘋如雪鷺飛起  
耿耿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簾櫳  
來往風雲盡日中  
萬卷相娛嗟歲晚  
一簞猶恐負時豐

幽幽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道傍  
還見丈人耘

題樓攻媿織圖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摠於大  
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  
而教訓之今桑麻之效徧天下齊魯尤盛其後功成省  
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  
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  
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  
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為之者撫道頌詩為賦二章章四  
句

鄉里蠶桑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衣應無缺金玉  
餘音到爾絲

吳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咏極波娑王成繭館間琴瑟官薦  
房中備樂歌

昔者東南杼柚空詠歌蠶織到圖窮勸農十道先齊魯百世  
興王衣被功

送程以文兼東揭曼碩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危只緣自信非鄉原俟命  
從容絕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筆相遭白書寒莫恠討論成諍論御床  
夜索草篇看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  
端的向誰誇

西郊草堂圖為從子豈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海柳西郊總舊游賢子獨知懷土念結廬

為擬草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畫橋邊。寄貧儘有詩人在，忍向園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即西郊，巴嶺還如雪嶺高。但有好孫能力學，不愁老杜不春遨。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債尋常七十稀。莫遣錦溪賢姪覺，恐愁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窗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事，只憑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棲遲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夢覺聽啼鶉。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耶非。百年墳墓惟孤姪，因酌寒泉薦薺薇。

寄吳門弟姪

尚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滿山湖海去，扁舟強飲引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祿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衣冠先志在，扁舟有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關情。雲房借宿最岑寂，亦有鄰春月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櫺。坐到夜深誰是伴，數枝梅萼一銅瓶。

偶行幽徑豈尋春忽見叢蘭紫茁新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  
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簷端獨對篝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  
禁得許多寒

葵榴雙鳧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水國不知炎暑近雙將  
文羽戲清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西內歸來還獨看梨園  
弟子白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爲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青草  
離詠未休

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倚闌  
溪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閑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微風  
吹面髮蕭然

半畝秋陰近石床倚床自炷水沉香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  
竹簟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牕睡覺日三竿蒲團深坐香如縷塵几  
殘經亦倦看

桂亭

夜色澄澄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旌冰肌玉骨便清夢不爲  
吹簫送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團翠樹屋東頭黃金布地香爲國此是  
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遊亦偶然百舌無聲春亦去蕭蕭  
田舍日高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悠旌旆馬蕭蕭萬里歸來氣不驕黃屋東邊渭水上從官  
誰是霍嫖姚

禽饒心道四首

碧玉淒涼思入雲數峰江上見湘君夜深霜冷絃中折儘有  
遺音世未聞

日下紫微還獨歸陰陰夏木柳柴扉空傳秀句寰區滿世外  
尚清更絕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戶背城陰東風盡日吹香草金石  
臺荒想獨尋

塞坐詩書日晏歌陶公於此每婆娑匡廬雨過青如舊口爲  
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爲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臨泉洗墨春雲濕恐有  
神魚起鬻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曦飛塵不礙晴虛景意識  
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斂藏深密靜無私始終慎獨成天德深信  
開天自必裁

酬酢紛拏窘室廬老來漸覺就明虛羨君盛歲先知約絕利  
尋源事廣居

別熈玄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夜聽雨聲知水長滿船  
明月幾時開

聞熈玄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春雨春波舟一葉題詩  
先到鳳皇臺

熈玄圃除御史後寄蕭往淵巡檢

望仙亭長最清閒日日吟詩竹樹間長官新裁豈冠去誰與  
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莫解朝留與周南舊公子歲寒  
聊寫兩三梢

古梅

根到深泉石作身疎疎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  
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城裏客閉圖  
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橫樓酒滿盃晴光偏送好春回東家縱有溪山興聽得  
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得却作  
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默然終日坐垂衣山猿還笑癡頑甚無見

無聞忘却歸

一榻東軒絕百非浴波紅日上當乘輕雷谷口作飛雨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鸚鵡短羽毛筠籠三月未能高携來聽法生公石風竹雲松任所邀

投閑雖久尚勞生數日山居實稱情香象渡河姑且置端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蒲庭芳

微雨經霄暖烟籠畫相尋閑步堤沙露桃風絮香影傍烏紗徙倚江樓最久綺牕迥翠擁雙丫輕鷗外水村山郭帆過泊誰家東華塵土夢漢宮傳蠟階樹啼鴉記當時携手何處天涯日暮清吟未足聽街鼓催發香車山翁醉驚雷散霄深

夜未停搗

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踏破城南蔬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看沙頭鷗鷺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為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華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擊鮮何必溷諸郎長歲接賓行

盤石上新畫太丘翁扶老一枝風滿袖凌霄千歲露垂松不與世間同

千歲事何許覓松喬急雨輕雷開道路星河北斗轉崑崙相對話漁樵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鬢衣輕芭蕉藜竹共幽情  
病骨不禁湘簟冷夢魂猶似玉堂清書聲踈雨過三更  
銘

虛白齋銘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皇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既清既  
廓氣容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見穆清迺取虛白鑿錫  
之名況景太虛接軌真白先生之稱出豈多得天垂休光賁  
于立園寶我谷神守我幽玄冥升在上日月于邁頤懷下土  
福祿攸介我瞻草木我行戶庭風雲徘徊雨露載零齋居孔  
明夙夜敬止以祈繁釐以報天子冲而不盈涅而不淄上  
帝臨女永勗遐思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銘其

背曰

晝安以恭夕歛以息纖然若魚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脩其  
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床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  
定敢曰耄至弗慎中止

先君硯銘

硯先君所常用之先君去中十有九年硯亡而復得之  
銘其陰以示子孫

端而溫謙弥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

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綏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皎照物不遺未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公遺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是棄諸孤廿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顯傳宗世家踐跡先覺歷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弥崇

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成盛德之容恂恂與與知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之軼駕白雲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治之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絕而治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治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蒞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襍烹之本無所得縛祐榜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黃慄上其

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一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

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為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榮榮一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抃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血良

### 玄帝畫像贊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崖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爾善繪事造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審而傳之與世瞻瞻傍有介士玉板金錄曰帝告汝錫爾榮祿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福屋取火亟寫神運掌握毫分無失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韞匱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油其玄躅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繫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得之者昭事毋庸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 宰淵微先生畫象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以濯鼎御氣

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君與維川  
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子昂書忠孝一表贊

漢丞相諸葛武侯以建興五年出師伐魏所上表後一  
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二十九年  
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書定以爲子昂  
真蹟雍虞集爲之贊云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遇蹇々正辭君子小人興衰之  
辯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文臣進思盡忠爰致筆諫寫爲  
屏風考文取義集思廣益游藝之美傳世無斁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辭職所上表  
大德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年臨川饒龍得  
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真蹟雍虞集  
爲之贊云

侃々郎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求我遐

儻然陳情以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教孝教忠百世  
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瞻瞻寧遠我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樂野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歸田集五

雍虞集

伯生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為大傳  
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  
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  
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  
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  
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  
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  
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  
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

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與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

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聖人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事物之理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

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  
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  
成而朱子歿矣自叙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  
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  
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  
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  
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  
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責於有司而不及奏有 旨俾  
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  
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  
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  
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叙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

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  
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間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  
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  
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  
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二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禘取爾雅儀  
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  
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  
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  
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  
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畫帶之士坐誦

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者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二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

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闕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肄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管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

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  
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  
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味惟其所命而  
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  
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  
完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屬人生  
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况中人以上  
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  
其事或抑其過或助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  
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  
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  
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

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  
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  
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  
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  
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於  
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講  
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後每出  
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儼  
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  
顯且二二百年豈偶然乎蓋又問之孝弟之順德視紀上作  
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  
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  
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

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盍刻而廣之也儆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中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諷籀文九千試入體乃得為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為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水發義中興篆法於唐學者蓋亦希闊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為繫傳有通釋部叙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充奧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夾際鄭獻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緬類而

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

三山所著六書放六書之外設疑一

論也 國朝至元中秘書少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尚方多出已意篇洪浩撰刻梓在尚方學者莫之能究觀焉備徐氏常又以爲古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聊存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為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官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番易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工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

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乎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

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二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

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  
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  
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  
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  
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  
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為說  
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  
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  
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

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  
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  
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

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  
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  
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叙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為學矣孔子說豎民之詩曰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  
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  
嘗點撥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  
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  
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嘆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

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為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 國家定以為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為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為而康成之為說如此心竊異之欲

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自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商入朝為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為序者擬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踈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决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為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幹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僉慮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

程朱之遺論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  
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  
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  
叙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  
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未奉 旨闕海  
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敷歷  
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  
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  
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一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  
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  
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  
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 矣今日矣至正  
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  
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  
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

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  
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  
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任持 勅賜虛白  
先生陳寶琳既以

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編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  
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  
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  
思慮之愬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閔不如見於味

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遂興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害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比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糾彬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印印者焉集束書游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一年以來求文獻於

當時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平漢泉受業於塾齋季公受知於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敷歷臺省警譽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敷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  
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  
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  
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  
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  
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  
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抑者矣是故有  
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  
生息於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  
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脩其所  
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

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澗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  
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  
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  
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  
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  
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  
傷怛迺若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  
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  
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  
學詩於憔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父然後世慮銷歇得  
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荒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  
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  
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

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與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調味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飮芻豢之者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况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以見之者矣况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竟廣矣公萬邦之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

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入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旣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一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

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大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於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沈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溯三

峽至子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生根問勞而保寧賢師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誦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

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  
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 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  
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  
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  
歸歟天幸不達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編而  
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  
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束於三峽出夷  
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汨汨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  
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  
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章甘天民維於文盛於氣中年  
懂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  
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  
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瀾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  
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絀於夷陵而大名在  
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  
在秘閣試以此語訊之

###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  
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  
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三  
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  
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  
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

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民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掇拾略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實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

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放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母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